

暧昧失温

给喜欢的男生收拾卧室的时候，不小心打翻了垃圾桶。一团粘腻的东西滚出来。

被纸巾半包裹着，看上去没用多久，可能是昨晚，也可能是今早。

我无法形容那一刻的心情。

1

我妈打电话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帮陆河收拾卧室。

自从上个月，陆河把家里的备用钥匙放到了我手里。

这段时间，我几乎每天都会过来。

虽然他还没有正式开口，但我们似乎已经对这段关系，心照不宣。

照常问了些我生活上的琐事后，我妈突然提了句，赵越回国了。

正在擦床头柜的手，在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，猛然停住了。

下一秒，我迅速关掉了免提。

透过虚掩的门缝，我看见陆河坐在沙发上，正安静地玩手机。

脸上的表情是一贯的从容淡漠，波澜不惊。

应该是没听到。

我想。

松了口气，我压低声音问我妈：

「她不是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吗？怎么突然回国了？」

「你不知道？」那头我妈似乎迟疑了一下，欲言又止。

最后叹了口气，告诉我，赵越的男朋友婚前劈腿，被她当场抓包，婚事自然不了了之。

简单的两句话，已经彻底让我不淡定了。

赵越虽然是我表姐，其实也只比我大了几个月。

我俩从小一起玩到大，听我妈说她遇到这种事情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

另一方面.....

赵越是陆河整个大学时期，唯一承认过的女朋友。

而我那个时候，充其量算是跟陆河关系比较亲近的同班同学。

得知陆河跟赵越谈恋爱后，我有意与他们保持距离。

只是每次家庭聚会碰到赵越，她总喜欢有意无意，跟我聊起陆河。

每次说得最多的，不过是多亏有我，她才能认识像陆河这么好的男孩子。

后来我才想明白，她一早就看出我对陆河的喜欢，只是想用这样的方式，让我看清楚罢了。

这种别扭的方式，一直延续到毕业前。

两个人因为毕业后的安排发生分歧，赵越最终决定出国深造，狠心对陆河提了分手。

为此陆河颓废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那段时间，是我陪在陆河身边，看着他烂醉如泥，再一点点缓过来。

也或许是那段时间的陪伴，陆河对我，比对其他人，总归是有一点点不同的。

2

说到赵越男朋友劈腿的荒唐事，我妈越说越激动，嗓门也越来越大。

怕被陆河听到，我忍不住扭过头，透过门缝去看他。

陆河这会儿正在逗猫。

他低着头，修长的手指沿着小猫的脊背慢条斯理地为它顺毛，侧脸的轮廓到颈线都十分优越，脸上却依旧没有什么表情。

小猫懒懒地伏在他身边，半眯着眼，一副很享受的模样。

这只八个月大的布偶猫，是我半年前听到赵越订婚的消息，终于鼓起勇气向陆河告白的时候，送给他的礼物。

那天他接受了我的礼物，还当场给小猫取了名，叫团子，说是跟我一样，软软小小的一团。

说这话时，他目光罕见的温柔，嘴角含了一丝浅笑，更坚定了我表白的勇气。

可能是觉察到我要说什么，陆河突然侧头避开我的目光，嗓音微沉：

「嘉嘉，再等等，好吗？」

我一颗心瞬间凉了下来。

或许那个时候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就算赵越有男朋友，感情好到快要结婚了，陆河也愿意一直等她，就像我也愿意一直守着他一样。

「嘉嘉？」我妈的一声提醒将我的思绪拉回。

定了定神，我随意回了我妈一句：「嗯？」

目光却并没有从客厅里的陆河身上移开。

他现在好像也在跟谁打电话，嘴角始终噙着一抹淡淡的笑。

我心里蓦地升起强烈的危机感。

陆河唇角突然微微动了动，似乎念了一个名字。

「越越.....」

我妈还在那头说些什么，我只是一个劲儿地发呆，额角也突突地抽着，手心发凉。

床边的垃圾桶，突然被跑进来的小团子给绊倒了。

去扶垃圾桶的时候，一个冈本的盒子，突然从里面滚了出来。

一同滚出来的，还有一团黏糊的东西。

被纸巾半包裹着，看上去没用多久，可能是昨晚，也可能是今早。

那一瞬间，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心情，竟然还能麻木地扯过床头的纸巾，把这堆东西一一丢回垃圾桶。

我妈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了过来：

「对了，我刚才就想问了，你姨妈说越越心情不好想散散心，昨天买了票飞你这来了。应该昨晚就到了，她没联系你吗？」

3

几乎是一瞬间，我想起来，昨晚我给陆河打了十几个电话，一直没人接.....

直到我今天过来，陆河也没有对我有一个字的解释。

一切都已经明了。

赵越昨晚确实没有联系我，她联系的人，原来是陆河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挂断电话的，又是怎么走出卧室的。

跟陆河的目光对上的那一瞬，我愣了一下，探究的话还没问出口，他已经下了逐客令。

「我待会儿有点事，张嘉，你先回去。」

语气里无意识透出的冷漠，让我的心像被人攥紧了一样，难以呼吸。

我低下头，手指重重陷入掌心。

半年前表白失败后，我蜷缩在被子里，把头蒙住，一遍一遍告诉自己该放下了。

醒来后，我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生活，只是再也没有找过他。

直到两个月前，我差点在山上迷路。

找到我的那一刻，陆河第一次紧紧抱住我。

他滚烫的呼吸落在我脖子上，急切地喊我名字，「张嘉，嘉嘉.....」

我能感觉到他的担心，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。

那之后，我们的关系突飞猛进。他甚至，给了我他家的备用钥匙。

我以为，这一次，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。

没想到，赵越和她男朋友分手了。

如愿以偿的人，是陆河。

现在，陆河又恢复了以前那副，拒我于千里之外的模样。

好像这两个月的温柔暧昧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觉。

4

外面传来门锁转动的声音，把我拉回了现实。

赵越站在门口，眼神复杂地朝我们这边看过来。

她的眼神带着些尴尬，还带着些洞悉的愧疚和怜悯。

让我感觉像有一股闷气堵在胸口，黏糊沉重，喘不上气。

赵越看到我，又看了眼陆河，迟疑了一秒，立刻解释说，昨晚她来得匆忙，是陆河好心收留了她。

这会儿她过来，是昨晚有东西不小心落在客房了。

说这话时，赵越特意加重了「客房」俩字。

隔了一会儿，陆河才说：「好，我拿给你。」

我默默听着他们拙劣的说辞，僵硬地扯了扯唇角。

目光一转，正好看见赵越手上那串熟悉的钥匙。

脑袋顿时「嗡」地响了一下。

看来就连这个，我也不是唯一的。

陆河很快就拿着一个袋子从房里出来了。

赵越伸手去拿袋子的时候，陆河突然一把握住了她的手腕。

「医生不是说症状很轻吗，怎么过敏还没好？」他眉头皱得很紧，语气却很柔和。

这种柔声细语的体贴，就算是和我最暧昧的这两个月里，陆河也没有给过我。

赵越的手腕很白，长了些红疹子，很小，几乎看不出痕迹。

她微挑了下眉，对陆河笑了笑：「快好了，已经不肿了。」

陆河紧紧盯着她，紧绷的唇线终于松了松，「那就好。」

两个人就站在客厅里说话，旁若无人。

让我一时间有些微的恍惚。

陆河在面对她的时候，好像一直是这样。

每一句话，每一个眼神，都带着热烈的情意，跟对我的敷衍截然不同。

后来两人分手，陆河假装自己已经放下，却拒绝任何人的靠近。

现在，两人破镜重圆了。

陆河终于可以卸下层层伪装，几乎是刻意、强势地让赵越知道，他不愿再失去她。

那一刻，我清晰地体会到了一种挠心的嫉妒。

这时，团子蹭到我脚下开始疯狂撒娇，应该是饿坏了。

直到我找出猫粮喂完团子，那两人还在说话。

不想继续留在这里，尴尬地看他们叙旧情，我收拾好东西，准备赶紧离开。

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想了想，掏出口袋里的备用钥匙，放在门边的柜子上。

有些话，我不想听他说出来，那太难堪。

身后却突然传来陆河的声音：「赵越对猫毛过敏。」

我转过头去看他，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

陆河只是稍稍抬了抬眼，语气淡淡的，听上去却毋庸置疑：

「你把团子带走吧。」

5

气氛有一瞬间的死寂。

我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是无意识地呆呆看着陆河。

原来，难过到极致，反而连哭都哭不出来了。

「嘉嘉，你别误会。」

手突然被握住，掌心传来的温度让我清醒过来。

赵越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走到我面前的。

她安抚性地拍了拍我的手背，语气低低的，却很温柔：

「刚才陆河说，我初来乍到，没有落脚的地方，一个人住酒店也不安全，就让我先在他这里住几天。等我散完心回去，他再把团子接回来。」

说着，她转头看了一眼陆河，弯了弯唇：「没想到这么多年了，他还是那么贴心。」

我看着她，反应过来后，忽然觉得有些好笑。

如果说这世上有谁最会往我心上捅刀子，一定非赵越莫属。

虽然明知她无辜且无意。

应该，是无意的吧。

我还记得，那时候陆河在系里是出了名的高冷，家境好长得更好，只是待人太过淡漠疏离，让人不敢随意接近。

我能和陆河熟识，很大原因是实验室分到了一组。

那段时间天天都很忙，赵越看我早出晚归，很是心疼，几乎每天都来实验室给我送营养汤。

慢慢地，陆河和赵越开始有了交集，营养汤也逐渐从一份变成了两份。

后来他俩在一起后，赵越开玩笑说不想冷落我，干什么都喜欢叫上我。

被我拒绝多次后，赵越也就不再提了。

有次在实验室忙到很晚，不知怎么，我就跟他们出去吃了顿饭。

那时我和赵越正聊着天，没注意到陆河点了三份葱油拌面。

赵越爱吃拌面，但她不爱吃葱。

她眉心微不可见地皱了一下，但什么也没说，拿起筷子，小口小口地吸着面条。

喜欢一个人，总会下意识留心她的一举一动，陆河也不例外。

他察觉到赵越似乎在刻意避开葱花后，沉了沉眉，突然扯出一张卫生纸垫在桌上。

在赵越惊诧的目光下，把她碗里的葱花，一颗一颗全挑了出来。

做好这一切后，陆河看着仍然瞪大眼睛的赵越，柔和了眉眼，笑了笑：「现在可以吃了。」

那时的赵越也是用这样的语气，吃到一半的时候，红着脸，悄悄跟我咬耳朵，「嘉嘉，陆河好贴心哦。」

我没说话，看着赵越面前的那碗拌面，有些恍惚。

那之后，陆河经常会在私底下问我赵越的喜好，我知无不言，尽职扮演好一个助攻，却再也没和他们一起出去过。

思绪被拉回现在。

我抽回手，强压着内心的酸涩，抬脚径直往杂物间走去。

收拾了些团子的日常用品，我把窝在沙发上伸懒腰的团子抱了起来，整个过程都没有看陆河一眼。

再次经过赵越身边的时候，我脚步顿了顿，微微扯了扯唇角：

「陆河从来不是什么贴心的人，只是对象是你而已。」

6

回去的路上下起了雨，好在我住的地方离陆河家很近，大概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。

到家洗完澡，我给团子也洗了个澡，忙完已经快十点了。

赵越给我发来了一条微信：

「嘉嘉，我这次回来，真的没想过和你抢陆河。」

我想了好一会儿，最后回了她：「可昨晚你们睡了，不是吗？」

那边没再回复了。

看着快要熄掉的手机屏幕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些事情。

前几天，闺蜜来我这边出差，陆河和我一起请她吃饭。

等上菜的时候，闺蜜的视线一直在我和陆河身上来回游移。

我微微有些不自在，下意识抬头去看陆河。

而陆河目光不变，自然拉过我的手，包裹在掌心中，轻轻摩挲着。

就像是一种承认，或者说，宣告。

那股热意沿着我的手一直蔓延，让我整颗心都是酥麻滚烫的。

直到服务员把菜上齐，我才稍稍缓过神来。

然后就听见闺蜜在和服务员商量，说不小心点错了一道菜，她朋友不吃葱，然后问服务员可不可以把葱油鸡换掉。

我愣了几秒，抬眼便和陆河的眼神相撞。

看见他眼底一闪而逝的惊讶，我低下头，只觉得此时的自己狼狈不堪。

大概我在他心中真的很不重要，不然为什么这么久了，陆河也没发现，我和赵越一样，都不喜欢吃葱呢。

早该想清楚的。

.....

又发了一会儿呆，我打开电脑，准备找房子搬家。

半年前，因为工作调动，我来了这座城市。

除了陆河，我在这边没有熟人，当时是他帮我找的房子。

说这是他小舅舅的空置房，一直没有人住。

陆河的小舅舅叫沈羨之，国外名校毕业，是金融和工商管理双学位硕士，年龄却只比陆河大三岁。

说起来，我和他还有过一面之缘。

那次陆河的生日宴，我告白失败，不抬头都能感受到在场的人嘲讽、同情的目光。

局促难堪的时候，只有角落里的沈羨之，给了我一个友善的微笑。

当时没思考多久，我就决定住在这里，并且向陆河要来了沈羨之的微信，按照市场价，每个月按时给他转账租金。

除此外，我和沈羨之并没有其他联系。

盯着屏幕看了不知道多久，我找了几个地段还不错的地方，加了中介的联系方式，逐渐感觉脑袋有些昏昏沉沉。

费力揉了揉太阳穴，视线也开始模糊。

后来，我干脆关了电脑，彻底瘫软在沙发上，整个人提不起半点力气。

大概率是因为今天淋的那场雨。

迷迷糊糊中，似乎有人靠近。

紧接着，额头传来了一股冰凉的触感。

7

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躺在卧室里的床上，天已经大亮。

烧好像是退了，意识无比清醒。

盯着天花板愣神了一会儿，我偏过头，拿起床边的手机。

几十条未读微信和未接来电全涌了出来。

有同事的，闺蜜的，房屋中介的，甚至连赵越昨晚都给我发来了一句「对不起」。

唯独没有陆河。

点开和他的聊天界面，时间停止在两天前。

我说最近有一部爱情电影上映，口碑不错，很适合情侣看，问他晚上去不去。

他当时毫不犹豫，回道：「好，我去买票。」

结果那晚赵越过来了，陆河毫不犹豫放了我鸽子。

我在电影院等了他很久，发了无数条微信，打了无数个电话，都犹如石沉大海，没有任何回应。

强迫自己不再继续想下去，我掀开被子，下床去浴室洗漱。

下楼路过厨房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。

砂锅里咕咕地翻滚冒着热气，砧板上放着几只活蹦乱跳的生虾，美食博主的海鲜粥教学，从他手机听筒里传了出来。

男人站着一动不动，看上去有些无从下手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有了反应，按照美食博主的教学一步步开始煮粥。

我注意到，视频里博主提到要加葱时，他不知是不是没听到，直接跳过了这个步骤。

终于发现我在看他，男人手一顿，慢慢转过头，迎上了我的目光。

「张嘉？」

我才认出，是沈羨之。

沈羨之面不改色地把手机熄屏，唇角噙着笑，

「你刚退烧，要吃点清淡的东西，先去沙发坐一会儿，粥马上就好。」

我下意识点了点头，说了声「好」。

刚转身就又被他叫住。

「对了，有一件事，我想征求你的意见。」

我微微偏头，「啊？」

「我们公司在这边投资了一个新项目，所以我可能回来住一阵子。」

他顿了顿，放缓语调，「昨晚没来得及告诉你一声就提前回来了，抱歉。」

我盯着他的眼睛，隐约想起昨晚他把我从沙发抱回卧室，给我倒水，喂我喝药，几乎照顾了我一整夜的画面。

心里有些微的复杂。

其实除了那次的一面之缘，陆河从前很少跟我提到这个小舅舅，偶尔提到，也只是三言两语地带过。

我是真的没想到他还挺.....

乐于助人？

见我没说话，沈羡之眸色微动，一只手插进裤兜，另一只自然地垂在身侧，轻声说，

「我住在这里，会打扰到你吗？」

说着，他突然笑了一下，「如果你觉得不方便，我可以另外找房子。」

我微微一愣。

马上想起反正过几天就要搬走了，就说，「这本来就是你的房子，不打扰的。」

.....

沈羨之还在厨房煮粥，我等得无聊，拿出手机刷朋友圈。

第一条就是赵越刚发不久的。

配图是一张在电影院的照片。

照片里出镜的男人穿一身黑色常服，微微垂着头，只露出半张侧脸。

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是陆河。

他们今天看的电影，正是上次我被陆河爽约的那部。

赵越刚好拍到了电影结尾的最后一句字幕：for all the lovers

献给天下有情人。

8

无意识中，我已经打开了和陆河的聊天界面。

点进输入框，直到屏幕快要黑了，也没打出一个字。

我似乎，连质问的资格都没有。

突然，聊天框显示对方正在输入。

一颗心顿时吊在了嗓子眼。

那边很快发来一句话：

「团子还有些东西在这里，你什么时候有空过来拿？」

心里仿佛被泼了一盆凉水，彻底冷了下来。

我扯了扯唇角，不知道自己到了此刻还在期待些什么。

正要回复，沈羨之端着一个黑色的砂锅，从厨房里走了出来。

「粥好了，来尝尝。」

我下意识关掉手机，朝他那边走去。

沈羨之拿着勺子在盛粥。

刚出锅的海鲜粥氤氲着热气，他先是慢慢搅匀，然后才用碗一点点盛出来。

盛好一碗递给我后，沈羨之在我对面坐下，很坦然地摊摊手，

「你刚才也看见了，这是我第一次煮海鲜粥，如果味道哪里不好，你直说就好，下次我再改进。」

下次？

我拿着勺子的手悬在粥面几秒，然后舀起一勺尝了一口，抬头对他真诚地笑了笑，「味道不错。」

他微微弯唇，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」

期间，沈羨之接了一个电话，说要先回公司，晚上可能会很晚回来，叫我不用等他吃晚饭。

他走后，我坐在位置上琢磨着他的话，最后告诫自己，不许多想。

喝完粥，我妈给我打来了语音，告诉我，赵越跟她妈说不打算回去了，要在我这边定居。

愣了几秒，我这才领悟到赵越昨晚发给我那句「对不起」的真正含义。

想了想，跟我妈说了打算搬家的事。

我妈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小心翼翼问了一句：「你和陆河分手了？」

我一愣。

我和陆河从来没有在一起过，又怎么能谈得上分手呢。

「分了也好。」

我妈叹了口气，声音隔着手机屏幕显得有些飘忽，

「陆河那孩子条件是不错，但他性格太傲了，习惯了被人照顾。这些年你们是怎么相处的，妈都看在眼里。」

「上次妈过去看你，你那天刚好和陆河出去玩，妈就在家门口等你。」

「妈看见他送你回来。当时已经很晚了，你那么怕黑，他却一个人拼命往前走，留你在后头落了很长一段，他完全没察觉到，一次都没回头。」

「你知道妈当时看到，心里多难受吗？」

我喉头一紧，「妈.....」

「前几天你跟妈打电话的时候，是在帮他收拾屋子吧？别以为妈什么都不知道.....」

说着，我妈的声音里已经有了一丝哽咽：

「妈更希望，能有一个人来照顾你。」

9

下午我和房屋中介约定好时间，顶着烈日去看房子，但一连看了好几个，都不太满意。

回去路上刚好堵车，司机被我催得找了个近道，却还是十一点左右才回到小区。

天已经黑透了，手机也快要没电。

脚上的高跟鞋磨得我后脚跟生疼，但我顾不上疼痛，攥紧了手指，只想快点回去。

没想到在拐角处看见了陆河和赵越。

他俩穿着运动装，似乎刚一起跑完步。

陆河手指间夹着一根烟，漫不经心地抽着。

赵越在他旁边说着什么，笑得很开心。

突然，赵越蹲了下来，好像是鞋带开了，在系鞋带。

陆河走了几步没见她跟上来，停下脚步等她，和她并排走着。

昏黄的光线把两人的身影拉得很长，交织在一起，颇有股岁月静好的意味。

我愣在原地，看着他们一步一步走远。

就好像，一步一步走出我的世界。

「咔嚓」一声。

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心底一点点撕裂，崩塌，然后又一点点重组，愈合。

最后变得云淡风轻。

这一瞬间，我好像，对路河没有感觉了。

.....

到家已经十一点半，客厅的灯竟然还亮着。

沈羨之穿着一身灰色家居服，坐在沙发上，专注地敲着电脑。

听到动静，他微微侧过头，朝门口看过来，「回来了？」

这种熟稔轻松的口吻，让我不由一愣。

我看了他片刻，有些迟疑地问：「你在等我？」

他合上电脑，站起身，算是间接承认，「既然你回来了，那我上楼睡觉了。」

我看着他的背影，低下头沉思了起来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因为是工作日，我只能利用下班的时间去看房子。

但不管多晚，沈羨之都会在客厅等我。

有几次实在太晚，他直接要求我发定位给他，然后开车来接我。

有次坐沈羨之的车回来，犹豫再三，我还是把要搬家的事情跟他说了。

他直接踩了刹车。

隔了好一会儿，他才一脸认真地说：「下次我陪你一起去看房，你一个女孩子不安全。」

我无法不怀疑他对我有其他心思。

可是为什么？

仅凭那一面之缘？

更何况，他还是陆河的小舅舅.....

周五，我终于看中了一套离公司最近，环境也不错的房子，就等着周末去签合同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和沈羨之都有些沉默。

夜里洗完澡，我去厨房切水果，注意力有些不集中，一不小心就切伤了手指。

顿时疼得低叫一声，食指尖有血珠子涌冒出来。

沈羨之急忙过来，握住我的手看了一眼，眉头微蹙，接着松开了我的手。

很快，他又折返过来，手里拿着药膏和创口贴，低下头帮我处理伤口。

他的手指微凉，药膏也是凉的，触及我指尖的时候却莫名发烫。

处理好后，我迅速抽回手，「我去吹头发。」

几乎是落荒而逃。

拿着吹风机坐在沙发上，正准备吹头发的时候，身后传来沈羡之低低的声音，「我来吧。」

他一只手拿过吹风机，另一只已经伸进我的头发里，轻轻地拨动着。

温热的风吹着头皮，他的手指不经意地拂过我的耳根，脖颈。

「舒服吗？」他此刻的嗓音微哑。

我哆嗦了一下，立刻站了起来，脸红了个彻底。

吹风机被碰到了地上，还在嗡嗡响着。

我蹲下去捡，刚好沈羡之也蹲了下来，猝不及防四目相对。

门外传来门禁卡解锁的声音。

我转过头。

陆河沉默地盯着我们，面色极冷。

10

看着陆河眼底晦涩难辨的情绪，我微微有些失神。

他这是在生气？

迟缓了好一会儿，我避开他的视线，伸手捡起地上的吹风机。

刚要站起来，大概蹲得太久了，脚有点酸麻，我皱了皱眉。

突然，一只大手握住我的胳膊，然后微微用力，将我拉坐回沙发上。

我扭头去看沈羨之。

他就坐在我旁边，盯着陆河，面色让人看不出情绪，「这么晚了，你过来做什么，找嘉嘉？」

陆河看着他，表情冷冷的，薄唇抿得很紧，「你回来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」

沈羨之语调温淡，「抱歉，我忘了。」

陆河的脸色更加难看了，他握了握拳，直接走到我面前。

直直盯着我，好半天才开口：

「为什么一直不回我消息？」

我愣了愣，这才想起上次他发的那条微信，说要我去他那里拿团子的东西。

我当时难道没回吗？

这几天忙着工作和找房子，回到家也是和沈羨之一起研究做菜，好像确实已经很久没有主动联系过他了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我抬起头，看着他说：「抱歉，我忘了。」

话音一落，旁边传来一声闷笑。

我偏过头，看见沈羨之站了起来，语气轻松，看得出心情很好，「你们聊，我上楼拿点东西。」

沈羨之没走多久，陆河从裤兜里拿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。

「团子最喜欢的就是这个，你上次忘记拿走了。」

我看着桌上的铃铛，垂了垂眼。

这个猫铃铛是上次我和陆河去游乐园，他做游戏赢来的奖品。

也是我没带走的理由。

我平静地问：「你今晚过来，就是为了送这个铃铛？」

陆河沉默了。

团子刚好从楼上走下来。

它看到陆河，喵呜叫了一声，快速走到他身边，亲昵地蹭了蹭他的小腿。

陆河抱起团子一起坐在沙发上，把团子放在膝盖上，一下一下揉它的毛。

过了一会儿才说，「你看，团子倒是很想我。」

语气淡淡的，似乎是意有所指，又仿佛别无他意。

我却不想再猜下去了，开门见山地问他，「你过来找我，赵越知道吗？」

陆河蹙了蹙眉，「关她什么事？」

我提醒他，「这么晚了，她一个人待在你家，不害怕吗？」

陆河微微一愣，好像是想到什么，微微挑眉，「你这几天不理我，是因为这个？」

我沉默地看着他。

他把团子放下，想要来拉我的手，却被我躲开。

见我如此抵触，他眼里暗色翻涌，声音低哑：

「嘉嘉，赵越遭受了很大的打击，暂时离不开我，所以我才会让她住在我家。我只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她，仅此而已。」

我只觉得好笑，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，「照顾到床上去了？」

陆河脸色煞白。

.....

回到房间，我把脸深埋进枕头底下，努力平复情绪。

脑子里却不受控制地，不停回想着陆河刚才说的话，萦绕不散。

他说，那晚赵越找到他，哭着说了她未婚夫背叛她的事，他陪赵越喝了很多酒。

他说，那晚只是一个意外。

突然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

打开门，沈羨之倚在墙壁上，手里拿着一瓶红酒。

我愣了一下，轻声问：「陆河走了？」

沈羨之摇摇头，「突然下暴雨了，我就让他先住在这里。」

我点点头。

没多久，又听见他问：

「我有事想找你聊聊。可以进来吗？」

看到他手里那瓶红酒，我心里蓦地一颤，视线一时都不知往哪放。

目光胡乱一瞥，就看到了不远处站在他身后的陆河。

他正面无表情地盯着我们。

一时间气氛略微有些微妙。

「进来吧。」我听到自己说。

11

我刚关上门，转身就看到沈羨之已经自顾自坐下，给自己倒了杯酒，慢条斯理地轻抿了一口。

我没有说话，他也没有开口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给另一个空杯子倒了小半杯红酒，然后侧过脸看我，声音不急不缓，「要喝吗？」

我抬眼与他对视。

这几天，我因为太忙，精神总有些疲惫，打不起劲儿。

沈羨之察觉到后，每晚都会在睡之前陪我喝点红酒，说可以缓解疲劳，促进睡眠。

所以他刚才拿着红酒敲门的时候，我并不觉得哪里不妥。

但现在.....

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此刻的他似乎和以往有些不一样。

他看我的眼神，有种隐晦的复杂。

我心跳加速了一下，慢慢走过去，接过他手里的酒喝了一小口。

「我明天早上十点去签合同。」

我捏了捏手中的杯子，声音很低，

「你、你前几天不是说客户约了你周末谈生意吗，就不用开车送我了.....今天晚上我把东西收拾好，明天下午就可以搬出去了。」

「你现在很紧张。」沈羨之突然开口。

我愣了一下，转头看向他。

沈羨之盯着我，脸凑近了些，「是因为我吗？」
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脑子有一瞬间的空白。

张了张嘴，正要开口，门外却不合时宜地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。

「嘉嘉。」

是陆河。

我猛地站起身。

却在下一秒被沈羨之拉住了手。

他也站了起来，另一只手搭在我腰侧，从背后缓缓抱住了我。

湿热的气息浮动在耳畔，带着薄薄的酒意，不用想也知道我的耳尖肯定红了。

我僵硬着身体，听见他低低开口：

「嘉嘉，跟我谈恋爱吧。」

12

我告诉沈羡之，说想考虑一下。

沈羡之对我的好，我都看在眼里。

他记得我不喜欢吃葱，知道我怕黑，会给我留灯。

他的温柔体贴，几乎渗透到我生活的每个细节，让我无法避免，难以拒绝。

以前在陆河身边，我习惯了委屈自己迎合他，卑微地、小心翼翼地揣摩他的心情，仿佛呼吸都是他赐予的，很少被人这样的照顾和关心。

而正因如此，让我觉得太不真实了。

沈羡之眼里有片刻的失望，不过很快调解过来，笑了笑，「至少不是马上拒绝。」

我抿唇一笑。

和沈羨之一起出来的时候，正好看见陆河站在门外。

他的视线在我脸上游移了一会儿，唇线蓦地绷紧，

「这么久才开门，你们刚才在里面做了什么？」

质问的语气让我不舒服，但我不想跟他解释什么。

「不说话，心虚了？」

我沉下脸，更不想跟他多说，侧目对沈羨之说，「我们下楼吧。」

沈羨之点头，望向陆河，淡淡勾唇，「借过。」

陆河死死盯着他，一动不动。

我注意到他此时手握成了拳头，青筋凸起，仿佛在隐忍着什么。

皱了皱眉，挡在沈羨之面前，「陆河，你要干什么？」

陆河呼吸沉了沉，好半天，才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话，

「张嘉，就因为我不小心犯了一次错，你就要去找别的男人？」

说着，他顿了顿，忽然冷笑，「还是说，你从半年前搬过来就和他.....」

「砰。」

猝不及防的一拳，又狠又准。

陆河身体直接往后退了两步，差点踉跄地要摔倒。

还没等他站稳，沈羨之又是一拳打过去。

陆河的唇角很快溢出一丝血。

他冷冷地看着沈羨之，扯扯嘴角，而后偏过脸看我，眼底一片晦涩。

要是从前，看到他流露出这样的眼神，我一定会心疼，甚至还会陷入自责。

现在却出奇平静。

「陆河，我不明白你现在这么生气的理由是什么，就算我真的和沈羨之在一起了，你也没有资格来质问我。」

我深吸一口气，「自始至终，我们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不是吗？」

是啊。

他从没开口，也从没有承认过我和他的关系，又何来变心一说？

陆河愣住，脸色一点点变白。

他走之前，定定地望着沈羨之，嗓音听不出情绪，「你很早就对她有想法了吧？」

沈羨之没有回答，他当着陆河的面，对我伸出了手，语气自然无辜，

「手疼。」

.....

我把要带的生活必需品全部打包装进行李箱，正要拉上拉链，沈羨之阻止了我。

「还有这个。」

他将一大包医药用品塞了进去，语气温和，「你从小就迷迷糊糊，容易受伤，这些东西必不可少。」

我点点头，突然觉察出一丝不对劲，「从小？」

沈羨之手指顿了顿，蓦地起身，「我还有些工作要做。」

我目送他离开，微微挑眉。

等我收拾得差不多了，中介却打来了电话，说房子出了点问题，跟我商量可不可以下周末再搬过去。

我思考了一下，答应了。

下楼打算倒杯温水喝，却看见沈羨之正坐在沙发上敲电脑。

我走到他身边，大概瞥了一眼，觉得屏幕上的那个方案有些眼熟，似乎就是这几天他一直在做的那个。

我问：「这个方案不是已经做好了吗？」

沈羨之屈指轻敲着键盘，下颌线紧致流畅，「我又补充了几个创意点。」

我盯着他的侧脸，随意「哦」了一声，又听见他说，

「这样明天给客户看的时候，通过的几率会大一些。或许可以早点结束回来。」

沈羨之偏头迎上我的视线，弯了弯唇，

「你明天下午一个人搬家，我不放心。」

我愣住。

心仿佛被什么东西挠了一下，酥酥麻麻的痒蔓延开来，荡起一层层颤栗。

望着他的眼睛，我后知后觉想起了什么，「我下周末再搬。」

沈羨之明显愣了一下，目光灼灼，「真的？」

我感觉脸和耳朵都烫了起来，侧头避开他视线，「真的。中介那边出现了一点问题。」

他眉眼间都是愉悦，「那也太糟糕了。」

次日，沈羨之去见客户了，大概要下午才能回来。

临走前他不放心地再次确认了一遍，「今天真的不搬了？」

我好笑地点了点头，「昨晚已经跟中介说好了。」

沈羨之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声音有些暗哑，「等我回来。」

我低下头，脸莫名有些烫，轻轻「嗯」了一声。

中午我跟我妈打电话。

她以为我还在为陆河伤心，说话的声音很轻，似乎怕刺激我的情绪。

我有些无奈，反复说自己已经放下了，她就是不信，最后竟然说要给我介绍对象。

我抚了抚额，正要拒绝，她直接挂断电话，然后给我发来了一个人的名片。

不得不说。

很眼熟。

真的很眼熟。

我把和我妈的聊天记录截图发给了沈羨之，那边沉默了长达十分钟。

我：「解释解释？」

对话框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。

我：「？」

沈羨之慢慢打出一行字：「要不我回来当面跟你说？」

我同意了。

下午大概六点多，沈羨之回来了。

他似乎没有被中午的事干扰，表情很坦然，迎上我目光的那一刻，还对我笑了笑。

「吃饭了吗？」我问。

他微微叹气，语气听上去有几分委屈，「太忙了，一天都没吃。」

我皱了皱眉，转身就往厨房走，「我先去给你简单煮碗面填填肚子。」

手腕突然被拉住，沈羨之凑了过来，低头用灼热的目光看我，「骗你的，吃过了。」

对上他的视线，我整张脸好似烧了起来，滚烫的温度一直蔓延到心底。

「那个.....」

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赶紧转移话题，「你怎么会认识我妈？」

他沉吟了一下，「大概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吧。」

我狐疑地望着他。

沈羨之唇角弯了弯，「其实，你也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我了。」

大概是看我此时呆呆望着他的模样太傻，沈羨之揉了揉我的手掌心，终于告诉了我。

「小时候我们两家住得很近，我妈和你妈又是高中同学，所以来往很频繁。」

「那时我对你印象很深刻。因为我妈经常让我带你出去玩。」

「有次没注意时间，等到天黑了才回去。我还记得，当时你紧紧攥着我的手，身子微微发抖，但又很倔，眼泪快要掉下来也不吭声，那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你怕黑。」

我心里蓦地一颤。

印象中，似乎是有户邻居跟我们家关系很好，但那时我年纪太小，具体的事已经记不清了。

「后来我们搬家，两家的联系也就断了。直到一年前，我妈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，她俩才又联系上。」

「不知怎么，我妈把我的微信推给了你妈，阿姨有时会在朋友圈发你的照片，偶尔跟我聊天也会提几句你的事情。现在想想，大概是为了撮合我俩吧。」

最后，沈羨之看着我的眼睛，语调低低的，却很认真，

「嘉嘉，昨晚陆河说得没错，我很早就对你有想法了。」

我直愣愣地看着他，心里似乎有什么东西破土而出。

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沈羨之揽住了我的腰，指腹在我腰间摩挲，温热的气息落在我耳边，「嘉嘉，别搬走，好吗.....」

我瞬间被过电一样，浑身酥麻，心跳得快几乎要炸裂。

无措地揪紧了他的衬衫，动了动唇想要说什么，赵越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。

暧昧的气氛戛然而止。

赵越说，陆河昨晚淋雨回来，喝了一晚上的酒，到中午直接发起了高烧，还引发了胃痛。

他不肯吃药，嘴里一直念着我的名字。

她在电话里小声啜泣，「嘉嘉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你能.....过来看看他吗？」

我转头看向沈羨之。

他握住我的手，「我陪你一起去。」

14

到了陆河家，沈羨之并没有进门，「你们好好聊聊吧。」

我看了他一会儿，保证道，「马上就出来。」

他微笑，「好。」

我走进卧室，正好与抬眼的陆河目光相撞。

他整个人看着很疲倦，唇色很淡，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，越发显得那张脸苍白虚弱。

我抿了抿唇，「为什么不肯吃药？」

陆河沉默了一会儿，嗓音艰涩地开口，「对不起。」

我看着他不语。

「昨晚我说的那些话确实很混蛋，对不起。」

「好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」我轻声说，「你快把药吃了，赵越很担心你。」

「那你呢？」陆河直直望着我，「你担心我吗？」

我叹了口气，转身，「我先走了。」

「嘉嘉。」陆河叫住我，缓缓出声，「从前我以为自己爱的是赵越，但现在我才发现只是年少时的不甘心而已。」

「明明，陪在我身边的一直是你啊。」

他的嗓音已经低哑到难以形容，几乎是一字一字地说，

「嘉嘉，我爱你。」

「可我不再爱你了。」
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声音无波无澜，「陆河，没有人会永远待在原地等你。」

.....

我没想到赵越会站在卧室门口。

她脸色惨白，神情憔悴，眼睛也是肿的。

我和陆河的谈话，想来她都听到了。

「嘉嘉。」她的声音很沙哑，透着浓浓的疲惫，「到底还是你赢了。」

我无言地看着她。

赵越垂了垂眼，

「昨晚陆河回来后，闷不做声地喝着酒，一杯接着一杯，不管我怎么劝也没用。」

「后来我想扶他上床休息，他却一把推开了我。我永远无法忘记他那时的眼神，充满了厌恶，没有一丝情意。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」

她停顿了一下，自嘲地扯了扯唇，「他满眼通红地说，那晚就是这样，他不能再重道覆辙，你会不要他的。」

15

一周时间很快过去。

赵越已经从陆河家里搬了出去，而陆河也没有特意再来家里找过我。

只是偶尔和沈羨之买菜回来的时候，总会碰巧在必经的小区花园里看到他。

至于是不是碰巧.....

我已经不想再去深究了。

周五的时候，沈羨之说总待在家里不好，要带我去运动。

到了之后，才知道他所谓的运动是蹦极。

我望着他，大概能猜到他带我来这里的目的是干什么。

负责人很快帮我们弄好了一系列的安全措施，并且指导了一些蹦极的专业性动作。

「怕吗？」沈羨之问。

我笑了笑，「不怕。」

跳下去的瞬间，大脑就像被放空了一样，心脏也停止了跳动。

那些以为很重要的人和事，那些以为一辈子都放不下的执念，都随着嘶吼和尖叫烟消云散。

那一刻，脑子里清晰无比的，竟然是跳下去的那一秒，沈羨之带着鼓励的温和笑脸。

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九点。

我洗漱完后躺在床上，拿起手机打电话告诉中介，我不搬家了，出于补偿，我并没有要求他退押金。

然后给沈羨之发微信，跟他说了这件事。

不久，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。

打开门，沈羨之静静望着我。

他应该是刚洗完澡，头发和眼睛都湿漉漉的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喉结滚了滚，嗓音微哑，「考虑清楚了？」

我看着他，明白他问的是上次我说要考虑跟他在一起的事。

「嗯，考虑清楚了。」

沈羨之低低地问，「那你和陆河……」

我语气肯定，「我和他以后不会再有任何关系了。」

他唇角弯了弯，像是又想起什么，一本正经道，「那倒也不行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，反应过来，哑然失笑。

行吧。

小舅妈就小舅妈吧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